

夜色三则

■ 林 森

睡在屋顶的少年

浪漫往往是被技术杀死的。比如说，到处都是空调之后，那些夏夜不那么难熬了，人造的凉意哄着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避免在大汗淋漓中翻来覆去，可空调普及之前的一些浪漫，却再也没有了。至少当年我们躺在平顶房的楼顶，看着夜空发呆，等待暑气渐消凉风四起的夜晚，再也没有了。身处海南岛，夏日太漫长了，尤其想起少年的岁月，一年之中好像只有夏天一个季节。十几岁的少年，在镇上读书，浑身血气汹涌，在夏日里燃烧得双眼通红。那时的我们，在屋子里基本上是没法睡的，得抱着被子，走出房门，爬到楼顶，露天睡在夜楼下。有时暴雨了一天，楼顶热气未消，还得拎着一桶水上去洒，给楼顶降温。若是没风，楼顶也是热的，但少了房间内的闷；但更多时候，凉风还是从各个角落汇聚。我们躺在席子上发呆，希望星群里忽然有UFO出现，把我们带往另一个星际。有时也把电线拉到楼顶，点起台灯，灯光好像被夜色吸走，并没房间内那么亮，我们就在这昏暗的灯光里温习功课；或者沉入一本武侠小说，在另一个时空里快马加鞭，赶赴一场江湖大会。

屋顶睡习惯了，再回到屋内，怎么翻都没法睡，这就让雨夜特别难受。我们只有等雨停了，在楼顶铺几块木板，睡在木板之上。渐渐入秋，海南的天仍然是热的，但露水开始浓重，往往睡一晚，早上被太阳催醒时，被子全湿了。这样的露水或浓雾若打在头上，容易

生病，我们便撑开一把伞，勉强遮住头部，第二天醒来，伞面湿了、被子湿了，也不收被子枕头草席，先让它们在楼顶晒干。有时夜风大，起来发现伞已经被吹到楼顶的角落，甚至被刮到楼下，不见踪影。有一年冬季，有个什么星座的流星雨半夜抵达，一群人抱着被子在楼顶等，冷得发抖，可看到星光闪耀——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亮——一群人都开始欢呼。我这个心事多的人，有时会等楼顶上一群人都入睡后，悄悄起身，走到角落，呆呆地望着无边夜色，内心空荡，啥都没想，或许当时想了很多，只是当下全忘了。

而现在，家家安装了空调，很少再有少年，愿意把夜色当作被单，盖在自己的身上。

在黑暗里瞪大眼睛

睡眠成了当代人最大的问题，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。人人手拿一个无所不能的智能手机，驱赶着向我们扑来的睡意。有些人的失眠是客观的，他很想很想入睡，却没法让内心平静眼睛闭合，在一些人鼾声如雷的时候，他们在寂静里，浑身的所有感官全被调动，敏锐地察觉着一切，在此时，所有的声响、气味都让他们忽然惊悚，呆坐而起。他们的视力也前所未有地清晰，可以看到暗黑里的万物，逼迫到眼前，愈加清晰。这种敏锐让他们无比痛苦，他们最希望的，是身上真的有一个“睡穴”，一点，犹如精准的开关，让自己卸下一切，沉沉入梦。有些人的“失眠”，则是主动

的，他们早被困倦袭击，眼圈在一层一层加黑，可掌心的那个手机、那个现代化的“风月宝鉴”，有着无穷的诱惑力，把他们纳入其中，他们宁愿跟睡意交战，也不愿丢下手机。

注意力全都在一块几寸的屏幕上，拇指在永不停歇的滑动——这竟然是当代人每天重复率最高的一个姿势。看电影、看直播、逛网店、看电子书、逛朋友圈……人的所有事情，都在这个姿势内完成。眼睛是第一个被伤害的，即使有多少“智慧调光”等新技术的加持，手机屏幕仍在一点点侵蚀着当代人那越来越可怜的视力。等到真的耗光了手机电量，不睡不行了，人却又睡不着了。人类都在喊着“科技让生活更美好”等等口号，现在倒变成了，人类手握着科技产品在自虐。

除了智能手机，现在又有各种智能手环，24小时无死角监控我们的心跳和睡眠，可睡眠仍旧没法改善，反让人变得越来越焦虑。现在有一种更新的手环，当检测到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之后，自动散发出某种波，让人类的睡眠变得更加深、不容易醒来。可关键是，怎么才



短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，同一个夜晚，我们在城里过或者乡村过，其长度有天壤之别。城市灯光闪耀，亮色极大地麻木或者说欺骗了人的感知，不知不觉之间，时间跳过了9点、10点、11点……2点、3点……而在乡下，黑色的笼罩无边无际，夜晚被无限拉长，当我们面对着门口外的黑暗，感觉被睡意驱逐，不得不回房的时候，往往还没到晚上9点。

在这里，时间变慢了，这并非文学的修辞，而确实是感知的变化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乘坐飞机的时候，你在那个狭小的椅子上的三个小时，跟你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的三个小时，其感知的差异也是巨大的。夜色的漫长，是乡村跟城市的巨大差别之一。

在城市里，有时也会有返回乡村的感觉，那就是夜雨来袭之时。夜雨声几乎就是消音器，把很多嘈杂都过滤掉了，就剩下水滴弥漫，在此，至少对于我们，可以暂时抛弃大多事情了。若是停电了，更好，把光抽离、把现代性抽离，返回黑色、返回古典的雨声。我们站在阳台上，真是一个安全的听雨距离——至少，我们没有在路上骑马奔波；至少，我们不是那些防风抗灾的人，需要在雨水中跋涉……在此时，甚至是连蜡烛与煤油灯都不需要的，若我们盯着屋外的雨水，便能见到，黑暗的夜在一点一点白起来。在此时，当然也不需要去想什么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之类的古诗，甚至不需要眼睛，只留下听觉和嗅觉，去感知雨声淅沥和水汽弥漫。

不知不觉当中，夜色，已经被一场雨滋润、拉长。

短长夜

夜的时间是固定的，可夜晚的长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子 夜

■ 董夏青青

月之光照

上阵子落下的功课。

那是黄金般珍贵的日子。一天晚上，我带着饱餐后的满足翻开课本，将那些字词看了又看，之后昏沉起来。半梦半醒，看见一个女孩走到近前，连衣裙的鹅黄色珠片鱼鳞般闪烁。她探过脸来，我感到那狭长的睫毛扇动时带起的微风。一年多来，我几乎每天在班里见她，像其他孩子一样“躲”着这位班主任的女儿。却第一次在睁不开眼睛时看见了她。

我母亲对老师一家感恩在心。父亲坚信，那善意是有待识破的圈套。

高考后，我填报军校志愿。她随我报了一所临近的大学。

四年间，我父母将家搬去库尔勒，代一位内地老板看护他的度假房，做一些卖力气的招待工作。她父母则搬到乌鲁木齐，等她回市工作。

毕业前，我确知要被分到南疆时和她提过一次分手。她仍和小时候一样，看起来听不见一切不想听的话。

她比我预想中要坚持得久。

直到我工作第二年临近新年的时候，她的手机才忽然打不通了。我给她母亲，也就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打电话，也无人接听。

这种女友突然消失的事在连队见怪不怪。用战友们的话说，人家要走，还欠你一个招呼吗？

我也索性关了手机。

一天中午，连队文书跑进班里叫我快去值班室接电话。电话是小学同学打来的，说她和母亲出了车祸。

连长派连队的马倌骑马送我下山。

我将胳膊紧紧箍住马的脖颈，在狂风中匍匐身体。暴雪崩落，天光明灭不定。走到一处下山口时，路已被填平了。马倌的脸在防寒面罩后面抽动，稍后他的声音传过来。

没跑了排长。

我侧了个身从马背上溜下去，爬起来解下背囊。

你把我推下去。

我跪下趴进雪里，朝马倌指了指腰。

马倌先试着推我推不动，只好在背囊上给了我一脚。我滚了十来米停下来，爬起来看，山坡上的马倌和两匹枣红马只剩薄薄的灰影。

我循着兵团连队的灯光朝前走。严寒加剧，感觉全身的皮也变得又硬又厚。弥漫一切的大雪盖住了所有动静。只有脚底下嘎吱嘎吱的雪在叫。

我在一个积满淤泥的坑底迈着腿。

半个月后，我在分区的招待所住着。等待送

菜车一同上山回连队。

隔壁住了一个工作组，刚处理完一起部队军官和地方女性的情感纠葛。有天晚上我在楼下花坛跟前抽烟，一个工作组的干事过来向我讨烟。我给他点了个火，俩人蹲在那儿聊起来。

干事和我说，那名军官原是分区人力资源股的一名干事。工作能力强，为人谦和讲规矩，从上到下的评价都可以。他有个女朋友，谈了两年，身边人也都知道。可从去年底开始，他开始朝大伙大笔借钱。说女朋友得了绝症，要在北京治病。刚开始大伙很同情他，还主动发起过募捐，筹了一笔钱给他。但过了两个多月，他开始透支工资，还向地方上的高利贷借了钱，写了血书。有人给保卫股反映这个事，他们就开始介入调查。

不久前，他们去了一趟北京，调查了这个男孩所谓的女朋友。发现这女人只是做了个阑尾手术，压根儿没别的毛病。还有她的年龄，明明35岁了还告诉这小伙子自己27。她当着调查组的面很快承认自己有欺骗行为，但男孩给她的40多万元钱她已经花光了。

调查组的人将情况反馈给这个男孩，表示可以找这个女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配合协查取证，如果他想讨个公道和追回损失，可以告她诈骗。

然后呢？我问调查组的干事。

屁个然后，就是个奇葩。调查组的干事说。他说钱不要了，这女人的事也让我们别再追究。

说即便是骗，也是拿真实感情骗的，值了。

我把烟掐了，回想在走廊上见过的那张被欺骗的脸。那张脸上没有任何不满，连一点对不满的掩饰都没有。

从前，我以为像我这样是做不了恶的，从小家贫，长大了侥幸抱上个铁饭碗，才圆了父亲惦记大半辈子的梦。哪有多余的心力和资源去伤害他人？

眼下才意识到，再一无所有的人，也能凭着“不信”让人如堕深渊。那天我在雪里挣扎前行，赶回我们一同长大的地方，但葬礼已经结束。她的父亲告诉我，他想等一等，可惜她们等不到了。

那一年，有一片高海拔地区划归南疆。那个被骗了的、幸福的军官，申请调往海拔最高的连队任职，欠单位和战友的钱，从他的工资里按月扣除。

深美仙家有定期，可怜芳谢靡归时。

层云峡外多年梦，空佩至今犹意疑。

这是前几日七夕夜里，宣教员发在朋友圈里的一首他自己写的诗。我留言了几个鼓掌的表情，他随即发来信息问我近况。我说此刻正在一座哨楼前晒月亮，抬手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。

十几分钟后他回复两句话：

愿这月为我生下一颗新的心。

新的血液不停在浊流中涌动

深夜和我一样

光脚在粘地板上走

绷紧脊椎打开防盗门

他们早已睡着

大街上的空气

短暂和危险

是自由的味道

穿过浅绿色树叶的路灯

五月精准的颜色

延迟到八月还不退散

比江边的鱼腥味更浓

门口小卖部的老板

光着上身打量偶尔经过的人

我小心地走路

假装有目的地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

怕他发现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

这个时候

夏天的半夜，溜出家

朱夏妮

